

清詩話

卷一

詩

卷二

律詩定體

先文簡公手定

新城家塾傳本

五言仄起不入韻

粉署依丹禁城虛爽氣多

如單句依字拘用仄則雙句爽字必拘用平

好風天上至

如上字拘用平則第三字必用仄救之古人第三

三句拘用者多若第四句則不可

涼雨曉來過翠鳥浮香靄瑤池澹綠波九重閒視草時復

幸鸞坡

注乃單拘雙拘之法

平作。仄作。必不可易者作○○●●平可以換仄者作●●仄可以換

平者作。凡可不論者勿論。二四定式止作。

五律凡雙句二四應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斷不可雜以仄聲以平

平止有二字相連不可令單也其二四應仄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

用以仄仄仄三字相連換以平韻無妨也大約仄可換平平斷不可

換仄第三字同此若單句第一字可勿論

五言仄起入韻

夏過日初長第三字用仄聲餘與不入韻者同連朝雨送涼捲簾書帙靜開戶燕泥香賜果

來東閣分冰近玉牀小臣叨侍從屢得被恩光

五言平起不入韻

桂枝家共折雞樹代相傳忝向鸞臺下仍看雁影連夜閒方步月漏盡欲朝天知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凡第三字俱以平仄平仄聯下與仄起不入韻者相同

五言平起入韻平起入韻者少與仄起入韻同

花枝暖欲舒粉署夜方初世職推傳盛春刑是減餘芸香能護字鉛麈喜呈書此地從頭白經年望雉車

七言平起不入韻

振衣直

此字可平凡仄可使單

上江天閣懷古仍

此字關係

登海嶽樓三楚風濤盃底合九

江雲物坐中收石簾落照翻孤影玉帶山

此字關係

門訪舊遊我醉吟詩最

高

二字本宜平仄而最高二字係仄平所謂單句第六字拘用平則第五字必用仄以救之與五言三四一例

頂蛟龍驚起暮潮秋

凡七言第一字俱不論第三字與五言第一字同例凡雙句第三字

應仄聲者可換平聲應平者不可換仄聲

七言平起入韻

輕陰小雨夜連晨中使傳呼散紫宸天氣薰蒸疑作暑風光迴轉欲留
春班分輦道花迎佩仗出宮牆柳映人獨喜聯鑣歸去早六街消盡馬
蹄塵

七言仄起入韻

待旦金

此字必平凡平不可令單○此字關係起句比三五七句

門漏未稀雞鳴月落露霏霏珠璣燦列星

文動劍佩森

此字關係

嚴綵仗飛十二鳳樓開瑞色三千鳬鳥慶垂衣太平

有道凝旒日萬國風

此字關係

雲護紫微

七言仄起不入韻

不見閉門陳正字嶺雲江樹五年餘秋風欲下華陽館
粵客纔通尺素書蒲澗紅泉應不改羅浮翠羽夢全疎
天南耆舊今頭白珍重新詩獨起予

右漁洋山人律詩定體學詩者之津梁也惟近時刊本謬誤絕多茲
覓得新城王氏家塾舊抄本其詩旁平仄之記號皆校正無訛與俗
本迥異亟付手民以便學者福保記

然鐙記聞

漁洋夫子口授

新城何世璠述

七月初四日師云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詞漢魏細細熟玩方可入古

脫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

爲詩且無計工拙先辨雅俗品之雅者譬如女子靚粧明服固雅粗服亂頭亦雅其俗者假使用盡粧點滿面脂粉總是俗物

古詩要辨音節音節須響萬不可入律句且不可說盡像書札語

韻有陰陽陽起者陰接陰起者陽接不可純陰純陽令字句不亮

爲詩各有體格不可混一如說田園之樂自是陶韋摩詰說山水之勝自是二謝若道一種艱苦流離之狀自然老杜不可云我學某一家則無論那一等題只用此一家風味也

爲詩須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數首之章法有一首之章法總是起結血脈要通否則痿痺不仁且近攢湊也句法杜老最妙字法要鍊然

不可如王覺斯之鍊字。反覺俗氣可厭。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蒸字撼字。何等響。何等確。何等警拔也。

爲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

爲詩總要古。吳梅村先生詩。盡態極妍。然只是欠一古字。

論世詩要蘊藉。又要旁引曲喻。使人有諷咏不盡之意。不可將舊事排說。

爲詩須博極羣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說。皆不可不看。所謂取材於選。取法於唐者。未盡善也。

律句只要辨一三五。俗云一三五不論。怪誕之極。決其終身必無通理。爲詩結處總要健舉。如王維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何等氣概。詩要洗刷得淨。拖泥帶水。便令人厭觀。

詩要清挺。纖巧濃麗。總無取焉。

爲詩須要多讀書。以養其氣。多歷名山大川。以擴其眼界。宜多親名師益友。以充其識見。堦問曰。是則然矣。但寒士僻處窮巷。無書可讀。而又

無緣游歷名山大川。常憾不得好友之切磋。奈何曰。只是當境處莫要放過。時時著意。事事留心。則自然有進步處。說畢。歎曰。吾縣風雅衰極。澹菴汝當努力。

爲詩要窮源溯流。先辨諸家之派。如何者爲曹劉。何者爲沈宋。何者爲陶謝。何者爲王孟。何者爲高岑。何者爲李杜。何者爲錢劉。何者爲元白。何者爲昌黎。何者爲大歷十才子。何者爲賈孟。何者爲溫李。何者爲唐。何者爲北宋。何者爲南宋。析入毫芒。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亂竄。必入魔道。一日論及方山謝公詩。曰。方山清漪可愛。但少嫩些。

七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劉文房諸作。宋人則陸務觀若歐蘇黃三大家。祇當讀其古詩歌行絕句。至於七律。必不可學。學前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後取杜詩讀之。譬如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也。此是究竟歸宿處。

七月初三日。薄晚。乘涼院中。璫執古樂府中江南可採蓮一首。進質曰。如此詩。寄託何在。師曰。此不可解。然但見其古。或者當時尙有闕文。亦

未可知。因言古樂府原有句有音。在當日句必大書。音必細注。後人相沿之久。並其細注之音。而誤認爲句。附會穿鑿。至於摹擬剽竊。毫無意義。而自命爲樂府。使人見之欲嘔。如南中某公作樂府。有妃呼豨。豨知之語。夫妃呼豨三字。皆音也。今乃認妃作女。認豨作豕。一似豕真有知。豈非笑談。唐人樂府。惟有太白蜀道難。烏夜啼。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樂府也。後人擬古諸篇。總是贗物。璉曰。李杜諸作。固無假竊。然未見其中有如古之所謂無字之音。不識被之管絃。其音將何如。師曰。恐亦未必可被之管絃。璉曰。古樂府之音。卽如今之工上四尺乎。師曰。然。

又曰。如伯牙水仙操一序。絕妙。然其詩則殊不可解。料是其中有缺訛處。必欲一言求之。則鑿矣。又如逢逢白雲。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此亦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之類。料是其中有缺處。然在今日。但見其古。如杜子美杜鵑行首四句。便是從此詩脫化得來。

又曰。學詩先要辨門徑。不可墮入魔道。

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鑑湖來謁。問曰。某頗有志於詩。而未知所學。學盛唐乎。學中唐乎。師曰。此無論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無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不然。學中晚而止得其尖新。學初盛而止得其膚廓。則又無論初盛中晚。均之無當也。堯進曰。然則三昧之選。前不及初。而後不及中晚。是則何說。是非欲人但學盛唐。而不及中晚之意乎。師曰。不然。吾蓋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學爲九天閭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高華。自矜爲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物。自足以兼前後諸公之口。彼世之但知學爲九天閭闔萬國衣冠等語。果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乎。抑亦優孟叔敖也。苟知此意思過半矣。

右何端簡公所述先文簡公論詩語。名曰然鐙記聞。兆森從何氏鈔。

得將鋟本與願學者共之亦如公所云詩如龍然此其一爪一鱗而已家有律詩定體一紙殆爲子姪開示者雖淺近然不識者正復不少故附於後

兆森謹識

師友詩傳錄

新城王士正阮亭答

廣甯郎廷槐梅谿問

平原張篤慶歷友
鄒平張實居蕭亭答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頽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阮亭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歷友答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此得於後天者學力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

錦袍也。近世風尚每苦前人之拘與隘而轉途於長慶劍南甚且改轍於宋元是以愈趨而愈下也。有心者急欲挽之以開寶。要不必藉口於宗歷下轉令攻之者樹幟紛紛耳。

蕭亭答有問王荊公者。杜詩何以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謂不讀書萬卷不可看杜詩。看尙不可。況作詩乎。韓文公進學解。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熟此其庶幾乎。夫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爲讀書者言之。非爲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阮亭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

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爲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之詩。涵詠而出者。如太羹醇酒。非復泛齊醴齊可埒。其在楚騷之後無疑。況乎騷亦出於風也。而五言則漢世乃大顯。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皆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文心雕龍以爲傅毅。驅車上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爲二十首。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爲一章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因篇中有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爲似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游戲宛洛耶。此真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梁錄別。其

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涉筆者

蕭亭答騷之變爲五言也風調自別十九首或謂楚騷同時或謂枚乘等作想考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青陵上柏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閒玄鳥逝安適等語所序皆秋事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似爲漢人之作無疑至於蘇李河梁詩可與十九首相頡頏東坡先生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善於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於流離白頭吟於閨闔其他可以類推矣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彷彿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落第二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湘轉古樂府之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

無刻畫。始可以稱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示之。

阮亭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郊祀類頌。饒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止得風之一體耳。元楊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詩名冠代。祇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甯爲其變。而不可以字句比擬也。亦明矣。來教必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乃入其室。數語盡之。歷友答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特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之擬樂府者。皆東家施捧心伎倆也。雅頌爲樂府之原。西漢以來。如安世房中歌。郊祀十九章。饒歌十八曲。不惟音節不傳。而